

HuZhanfen

陆公好蛇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标题从“叶公好龙”化出。不过，“陆公”倒是实有其人。他叫陆玉明。当年安徽，我们同期进厂。

皖南多蛇。有个青工抓了一条菜花蛇去女宿舍唬人，结果被要求颈悬死蛇，低头认罪，一旁却有人不住地冷笑，说，一条死蛇算什么？啥辰光我玩几条毒蛇给你们看看！

说话的白净脸，中等个，眉清目秀，看上去并无悍气，不过我壮其言而向他跷跷拇指。他就是陆玉明，当即邀我茶叙。

然而一进他的寝室，我就脚骨发软，但见桌上、床上、书架上到处是蛇，在一只只大口瓶中吐着信子。蝥蛇、蝮蛇、银环蛇、五步蛇、竹叶青、烙铁头……

我傻了。我们这帮凡夫俗子中竟有这样的擒蛇奇才！问题是生长在大城市，他怎么可能熟悉它们呢？

原来他家在城隍庙附近，路边多的就是卖蛇的耍蛇的。“我从小就对此兴趣十足。”他说，成天看蛇贩子耍蛇，哪怕人群

散了，还是缠着看蛇篓子。时间一久，对蛇性也就了如指掌。他说着干脆打开了木箱，居然一箱的毒蛇。“都是我的菜”，他悠悠地说，我常常拿来烧汤。中医称它是强筋骨、美肤色的圣药。

不久，他捉蛇出了名，大家都去他宿舍看“蛇展”。附近山门街有个油坊老板知道了，对他说，附近凤凰山、海螺山闹蛇患，小孩与砍柴的常被咬，希望你为民除害，也是你终生的大功德。不过呢，他犹豫地说，蛇是阴物，你搞蛇展，恐有不测的后果。

陆公听了哈哈大笑，蛇患我来除掉，吓我就不必了。翌日闷热，他就上了山，我跟着看稀罕。其行头也简单，背挎一只大鱼篓，下面是细白帆布裤，配一双劳保皮鞋，手持火钳一把，说来也不可思议，我们眼里什么也没看见，怎么他的火

钳进去，捞出来的都是蛇？石洞里，岩块下，瓦砾中，草丛内，一捞一条，像捞面条，文言所谓“如拾芥耳”，于是鱼篓内很快满了，凤凰山居然有恁多的蛇！什么原因呢？山上鸟太多，鸟多，必然蛇多，没有比蛇更喜欢鸟蛋了。

从此，每年的夏秋，他频频上山，还破获了多个蛇窝，附近山峦，蛇迹一空。

事实上，油坊老板的话，他是在意的，所以捉蛇尽量不为人知，所捉之蛇他都默默交付油坊，由后者代他卖给当地供销社。

没想到蛇患救平了，乡民当然感恩戴德，但油坊老板的警告竟然也应验了。

大约五年后的一个下午，陆公负责检修包装机而钻入机房，他和搭档约好的：电闸拉下了。我在下面，你上面看守闸刀，不能让人动它！

没承想搭档去小便，一个当地民工路过，明明毫不相干的，却一眼瞥见闸刀开关上盘着一大坨蛇，他多管闲事，操起一

根窄木板去挑拨，一拨之后，电源接通，“轰”机器转动，正在检修的陆玉明急待缩手已经一根食指被卷入，死命一拽，食指当场切断，痛得几乎晕倒。

可事后哪有蛇呢？民工揉着眼睛，反复唠叨说明明看见的、明明看见的……

陆公爱好写作，退休后在“小三线”的多个写作群里活跃，以文字灵动，思路敏捷著称，屡有佳作问世。

说起断指，他照旧嬉皮笑脸，说，丢了一根手指，赚了一身皮肤。我对毒蛇还是感恩的。

看他六十六岁的人了，仍然鼻直眸亮，皮肤白润而一表人才，倘戴帽子，则望之不过四十可人——叩其驻颜秘诀，他的回答还是离不开蛇：常吃蛇呀。[E]

我们这帮凡夫俗子中竟有这样的擒蛇奇才！